

咏蝉“三绝”

□ 李海英

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到魏晋，再到汉唐以后，咏蝉的诗词可以说层出不穷。而最有名的莫过于唐代文坛的咏蝉“三绝”——虞世南的《蝉》，骆宾王的《咏蝉》，李商隐的《蝉》。

虞世南的《蝉》：“垂绥饮清露，流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。”诗人以蝉居高饮露象征高洁，以比兴和寄托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操。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。”古时人认为蝉声的高远是借助秋风所致，而诗人却指出这是由于“居高”使然。喻指立身高洁的人，并不需要权贵的帮助，自能声名远播。此诗看似写蝉，实则带有自况的意味，表达出诗人对自身内在品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自信。

骆宾王的《咏蝉》：“西陆蝉声唱，南冠客思深。不堪玄鬓影，来对白头吟。露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。无人信高洁，谁为表予心？”这首诗作于高宗仪凤三年，当时骆宾王任侍御史，因上疏论事触怒武后，遭诬，以贪赃罪名下狱。诗人在狱中听到蝉在日渐萧瑟的秋日鸣叫，联想到自己此时的处境，不禁加添了对故国的怀念。“露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。”此句用比兴的手法说出当时政治环境的恶劣，和自己仕途的不得

志：“无人信高洁，谁为表予心？”世人都认为秋蝉高居树上，餐风露宿，有谁相信它不食人间烟火呢？自己品性高洁，不为世人了解，反被诬陷入狱，有谁能为我表白冰清玉洁的心肠呢？此时此刻，惟有蝉能为我高唱，也只有我能与蝉长吟。

李商隐的《蝉》：“本以高难伪，徒劳慎费声。五更疏欲断，一树碧无情。薄宦梗犹泛，故园芜已平。烦君最相警，我亦举家清。”诗人在本诗中抓住蝉的特点，结合自己的情思，“为情而造文”。诗中的蝉，也就是诗人自己的影子。全诗以蝉喻己，写出了自己因为人清高，所以清贫。在仕途上无人提携，而使自己困顿尴尬的遭遇始终不能得以改变。“薄宦梗犹泛，故园芜已平。”诗人当时在各地当幕僚，是个小官，辛苦辗转，好像大水中的木头到处漂流。这种不安定的生活，让他生出思乡之情。想到故乡田园的荒芜，又闻听寒蝉的鸣叫之声，不由悲情而起，自己的家境竟然和蝉一样贫寒而又凄清。

三首咏蝉诗，同为咏蝉，同样工于比兴寄托，但由于作者的地位、遭际、气质的不同，却呈现出如此殊异的面貌，构成了如此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，让人百读不厌！

出花园

□ 黄超鹏

别说是广东省外的人，就连生活中广东省内的客人跟广府人，都不一定听说过“出花园”这种民俗。《通典》曰，“笄冠有成人之容。”古时候，少男少女行成年礼，男为冠礼，女为笄礼，多为十二岁至二十岁之间。“出花园”正是潮汕人家的笄冠之礼，是一种独特的成年礼。

其仪式多选择在农历七月初七，七月七众所周知是乞巧节，又称七夕节。但在潮汕还是另一种节日，叫“公婆生”，即是“公婆神祭期”的意思。公婆神是潮汕地区一个非常有名的神灵，专门保护孩子们，其地位有点类似西方的牙仙子。出花园这一天，孩子的父母会筹备丰盛的供品向公婆神隆重拜祭，以谢对孩子保佑之恩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孩子们还会选择一位亲友长辈家作为现实中的公婆，例如舅舅或父亲的朋友之类，结成交女干儿子等等，俗称“拜公婆”，类似外国人的教父教母。每逢七月初七，孩子们就得带着礼物去“公婆家”串门过节，吃甜汤圆和丰盛的菜肴，回家前干爹干妈还会回礼，唤孩子们带回家去。而出了花园之后的孩子，就已是成人，不能在七夕那天去“公婆家”蹭吃蹭喝，享受被呵护的乐趣，但两者间的亲情纽带仍旧会延续下去，成为一种良好的社会关系。

据说旧时的出花园成人礼特别隆重，孩子会提前理好发，大人们会早早起来操办，采摘“十二色花”，十

乡居惬意

□ 李甫辉

久在喧闹城市，在滚滚红尘里忙碌奔走，总望有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，回归自我。暑假到来，终于得了闲暇，便携妻子回久违的山乡老家去，在清新自然的田园风光里，得到一次心灵的洗浴和放飞。

老家是一栋古旧的瓦房，四周都环着各色的树木，远处是一派葱茏的山冈田野，屋后有一座很大的水库，就在这间，我度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时代。工作外出后，几十年间，父母便独守在这里，游子的回来，他们欣喜寒暄之后，我们便安顿下来，尽享这乡间的野趣。

乡居最惬意的事大概是赏景。仲夏时候，四望浓浓的绿色，几点的白鹭翻飞在野田的上空，更兼悦耳知了的鸣声，混杂一起，满眼无限的好。有时候静坐绿树荫底的凉亭里，漫想些童少往事，纵然窗外烈日似火，满身的暑气也顿消了。黄昏时分，日落西山，合家到村后的水库里游泳，碧波漾漾，晚风习习，人声嘈嘈，世间的烦杂事大都抛我远去了，这是几十年来我在城里却从未体验过的。

二色花并非全部都是花，里面有榕树枝、石榴叶、橘子叶等等，都是大吉大利有好运头的花草树木。将十二色花洗干净放入桶里给孩子净身洗澡，换上舅舅早早送来的新衣、新木屐鞋子，祭拜的三牲果品各地各家各有不同，但有一样是家家必备的，就是全鸡，男孩用公鸡，女孩用母鸡。笔者小时候曾见过邻家哥哥一次出花园仪式，只见他坐在十二色花围绕的大圆簸箕里，被其父母扶起走出来，寓意走出花园，形式生动，祭拜过公婆神后，就可以坐在圆桌席席的首位，鸡头对准孩子，男孩的鸡头代表独占鳌头将来高中状元，女儿则是多子多孙如母鸡般好生养好福气。酒席称“花园桌”，吃“花园桌”时请来亲戚邻居长辈们陪坐，席间长辈们会说些祝福的话语，孩子得正襟端坐，当天得安分守己，不能胡说乱跳，得表现得像个大成人一样。

到了笔者出花园的年纪，仪式已变得日渐简化。可能是因为生活水平提高，大家的生活天天过得都如同节日一般，便少了些隆重感。长辈们也认为旧时的礼物并不多实用，舅舅不再买木屐过来，而是改送现金红包，让我们自行去购买心仪的鞋子和衣服。礼物礼物虽然变了，但一颗呵护晚辈，希祈美好愿望的爱心不变，相对于某些地方割礼式的残忍成长，潮汕人的出花园永远是我们心目中最美好最富诗意的成长礼。

插秧

□ 石泽丰

天气炎热起来。秧苗在秧田里，嫩绿嫩绿的，一天天在长大，长密，急切地等待着农民的移植，等待着到另一方水田里扎根生长。这是一个无法删除的生活片段，年年重复在乡村的画卷里。

田是梯田，并不是一望无际的，上面是一口蓄水的池塘，下面有半湾湖水，它与山丘比邻，与村庄比邻，属于一垄型的那一种。林间的树叶翠绿翠绿的，风吹过来，像是在召唤。几根电线从林间穿出，燕子们站在上面，歪着头看着水田被耕耘，偶尔像是找到了什么，斜飞过去，衔起一点春泥又飞走了。这是我所记得的汪家垄，它集聚着我们屋场里所有的水田，让秧苗在这里生长、扬花、出稻。

那时，每到插秧的季节，我便跟在父母身后，长裤卷及膝盖，俨然一个大人一般走进秧田，帮助父母拔秧、插秧。水田是父亲事先用耕牛做好的。我们把拔好的秧苗挑来，一把一把零星地扔在水田里。晌午，烈日把水田的浅水晒得发烫，锃亮的白云也倒映在水中。母亲对我说：天太热了，你回去吧！也常常是在这个最热的时候，我把父母丢在了那里。他们头戴草帽，躬着身，右手不停地将左手分出的秧支插进泥里，像鸟雀啄食，一摞一摞的，边插边往身后退去。我站上田埂，回望田间被插好的秧苗，它们整齐划一，淡淡的绿意，每棵都像是农家孩子天真的笑脸，列队在泥田里点着头。

插秧也许是一种乐趣，对于一个农民，它更是一种希望，希望在当年的秋天，会出现丰收的场面，到那时，整个



□ 孙宝海

“彼泽之陂，有蒲萋萋”，大约是最古老的咏莲之说。出污泥而不染，其实也是藕之根本性情。

你看，在那夏日之下，满池的荷叶郁郁葱葱层层折叠，几枝莲蕊脱颖而出，如纤纤仙子浮足于尘世。对此，古往今来多少文墨为之渲染。而究其根底，莲花能出污泥而不染，全在于一茎依托。藕在人们目光之外，演绎着自己独特的生命。

所以，莲和藕，实在不是简单的上下方位的问题。

远离喧闹，莲不乏一两分孤芳自赏。藕则封闭，大约也有几分自恋。莲是典雅的，对于来眸，多投以羞涩一笑。藕则像素净而散发着淡淡花香的阁楼女子，轻易不露真容。而一旦步出阁楼，藕之清雅、藕之娇媚，便都令人倾倒。

莲花赏心悦目，藕质朴无华，内心如性女子的慧心那般通透，却不拒绝在寻常人家的餐桌上，充当清凉可人的小菜。莲藕睡到秋至，必先以清水浇洗，使其从慵懒中苏醒。再将之切成如纸薄片，藕片成半透明状，汩汩地泛着新鲜的水汽，如深闺的女子迎来婚期，缓缓地掀下红纱，娇羞而

田垄满眼金黄，像是佛光普照，风微微地吹，浪潮的波被风传得很远很远。刷啦啦的声响此起彼伏，仿佛神的低语。也许是有着这样的憧憬，父母插起秧来，显得特别来劲，他们像是抚育自己有望望的儿子，并且看到了这种希望。初三那年，我的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，为了不耽误我学习，不影响我中考，那年插旱稻的时候，父母都不让我下田插秧，要我在家里好好地看书。累了，他们最多只是沉默，我似乎隐约地懂得了他们的心事，他们希望我离开贫穷，离开农村，但是面对土地和秧苗，他们说不出口。

1995年，我没有下田插秧，1995年，我如父母所愿，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一所中专。也就是从那以后，我离开了秧田，离开了汪家垄，那些插秧的场景，只能年复一年地在我脑海里浮现。如今，当我带着采访任务深入田间，看到农民们肩荷秧苗走向泥田的时候，我的心像是被谁抽了一下，我再也没有看到插秧的情景，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“抛秧”，听说这是一种技术革新，再也不需要人一棵一棵地插了，只要站在田埂上抛就行。

这里的秧田离一个山村旅游景点很近，在田边，我看到了那些久违的麦草帽，它们与我的乳名散发着同样的气息，让人感到亲切。一对游客母女正在以游人的身份体验插秧，仅仅是体验。年轻母亲记忆里的插秧，将是她的孩子永远也无法理解的。女儿正在快乐地拔着秧苗，她永远不会知道，棵棵插上，插在了这个站在她们旁边的人的心头。那是关于童年的乡村记忆。

一枚叶子的江湖

□ 章铜胜

一枚叶子上，有文艺的江湖。

我总认为，每一枚叶子，都是有文艺范的。我们做的第一枚书签，大多是用一枚树叶做成的。用树叶做书签，简单。只需摘一枚自己喜欢的树叶，将其在书页中间放平整，夹上，就可以了。讲究一点的，也可以垫一页漂亮的便笺纸作衬，用塑膜压封，将树叶放好，在便笺纸的空白处写上自己喜欢的诗句，或是自己想说的话，就制成一枚精致的书签了。用树叶做书签，简单，又能表达自己小小的心思，多好。最初用树叶做书签时，银杏和鸡爪槭的叶子是首选。

扇形的银杏叶金黄色，压在书页中，过一段时间，银杏叶便干了，也更加平整了，颜色稍淡了一些，依然好看，依然能看清叶片上原有的叶脉间的皱褶，如浅平的瓦楞。我极喜欢用手去摸，感觉叶面上很细致的凹凸感，细抚，才能感知到一点点的粗糙。

鸡爪槭的幼叶，通红，也很鲜嫩，颜色诱人，此时，还不宜于做书签。待到鸡爪槭的叶子长大一些，颜色也深一些的时候，摘一枚叶子，做书签，正合适。鸡爪槭的叶子，从叶柄处伸开，像是一个手掌，整个叶片的外形，又像是心形，轻轻地压在书中，做一枚书签。留着自己用，或是送人，那细细的叶脉间，该藏着多少细小小心事呢。

我喜欢看工笔花卉的图册，不只喜欢看花，也喜欢看画家笔下那些衬花的叶子。工笔的牡丹，衬叶都很多，不同角度、不同姿态的叶子，都有，颜色从浅绿、淡黄、到深绿、石蓝，变化真是丰富，有时，我会想，牡丹的叶子，在画面中虽是陪衬，是不是比牡丹的花还要难画一点呢。

一枚叶子上，流转着时光的江湖。“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，是蒋捷的烦恼。舟过吴江的蒋捷，总觉得时光如流水，容易把人抛

却，我独喜欢他风雨中舟过吴江时，自然生出的轻淡春愁，如春雨中的一片新叶，悄然生长。谢了的林花，红了的樱桃，虽然容易让人感觉到春光易老，又能怎样呢，那些绿了的芭蕉，才是我们应该为之欣喜的。

古典园林里，廊前转角处置几块太湖石，石边种一丛芭蕉，总是一处好风景。尤其是在细雨长闲的时光里，置几凳于廊下，闲坐品茶，听廊前的雨打芭蕉，点点滴滴，绵绵密密，便有了时光悠然的美好。去豫园，我坐在一处长廊的美人靠上，看假山石边的一丛芭蕉，看了很久。那天，阳光清澈，透过芭蕉叶上的阳光，被一条一条平行的叶脉均匀地分割着，我看见一片阳光的淡绿浅黄，明丽而又淡然。我在廊前坐了很久，看一丛芭蕉叶上的风雨阳光，那是停留在一枚叶子上的时光，悠然而又简洁。

有一年秋天，我在梧桐树下捡起了几枚刚落下的梧桐叶。有几枚叶子的叶柄已经完全干枯，叶柄处的叶色也已枯黄，而叶脉深处仍然是鲜亮的黄色，周围的叶色金黄。有几枚叶子的叶脉黄了，在叶片上织了一张金黄色的网，叶脉边缘的叶色也有了淡淡的黄，在黄色的网间，却仍能看见那些渐渐变浅变淡的绿，像是印在一枚黄叶上的浅浅的绿色记忆，那是时光的记忆，也是一地落叶的时光江湖。

一枚叶子上，也寄托着情感

的江湖。

很多人都爱画竹，画墨竹，淋漓恣意，而画得好的，却是寥寥无几。墨竹难画，大概在其叶，难画竹叶的形和神。郑板桥的墨竹，我不敢妄加评论，却独喜欢他的《墨竹图题诗》，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雨夜如诉的竹声，在郑板桥听来，却有了不一样的情味。

史上著名两筵席

□ 郑全

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云：“樽丰溢九酝，水陆罗珍珍。果饍洞庭橘，脍切天池鳞。”写出了奢阔筵席的豪华气派。

筵席是一种带有目的隆重的、具有一定规格的、传统的聚餐方式，是食用的成套肴饌及其台面的统称。古称酒席。古人席地而坐，筵和席都是宴饮时铺在地上的坐具。筵长、席短。《礼记·乐记》、《史记·乐书》都曾记述古代“铺筵席，陈尊俎”的设筵情况。此后，筵席一词逐渐由宴饮的坐具演变为酒席的专称。由祭祀、礼仪、习俗等活动而兴起的宴饮聚会，大多都要设酒席。潮州话称酒席为桌，赴宴也称“食桌”，或曰“食露沛(菜式丰盛之意)”，极富于民间气息，耐人寻味。

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筵席首扒唐代的“烧尾宴”和清代的“满汉全席”。

“烧尾宴”是唐代的一种习俗，有两种解释：一说是公卿大臣初拜官，例许献食于天子，名曰烧尾；另一说为土子登科、荣进及迁除，好友同僚一起祝贺，主人必置盛宴答谢，谓之“烧尾”。

“烧尾”的得名，有两种说法。一说新羊入群，群羊欺生，只有烧掉新羊尾巴，方保新羊安生合群；二说老虎变人，尾巴犹存，须为焚除，乃得成人。可见“烧尾”乃是由民间传说得名，并逐渐演化成一种协调官场人际关系“的烧尾宴”。

唐景龙二年(708三月,)韦巨源“官拜尚书左仆射——在家设“烧尾宴”敬奉唐中宗。这次“烧尾宴”的食单已不全，只留下了58种菜点的名称及少量后人的注文。

且看：饭食点心，有：巨胜奴(蜜制散子)，婆罗门轻高面(蒸面)，贵妃红(红酥皮)，汉宫棋(煮印花圆面片)，长生粥(食疗食品)，甜雪(蜜饯)，单笼金乳酥(蒸制酥点)，曼陀羊夹饼(炉烤鸭饼)等。菜肴羹汤，有：通花炊牛脔(羊油烹制)，光明虾炙(活虾烤制)，白龙脷(用反鱼捶打的里脊肉制成)，羊皮花丝(炒羊肉丝，切一尺长)，雪婴儿(豆苗贴田鸡)，仙人膏(奶汁炖鸡)，小天酥(鹿鸡肉炒)，箸头春(烤鸭鹑)，过门香(各种肉相配炸熟)等。

简析一下这份珍贵难寻的“烧

尾宴”食单，可知品种有饭、粥、点心、脯、酱、菜肴、羹汤等。这些饭点菜肴采用米、面粉、牛奶、酥油、蜂蜜、蔬菜、鱼、虾、蟹、鸡、鸭、鹅、牛、羊、鹿、熊、兔、鹤等原料制作，取名华丽，制法不同，风味多样。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饮食文化的发达。另外，也从一个侧面看出：国人的大吃大喝风气，早在古代就大行其是了。

至于号称江南北厨世之精华、集中国烹饪之大成的名筵“满汉全席”，更是极尽奢侈豪华之能事。满汉全席原是清代宫廷中举办宴会时满人和汉人合做的一种全席，突出满族与汉族菜点特殊风味，烧烤、火锅、涮涮锅必缺少，汉族烹调的扒、炸、炒、熘、烧等特色兼备，全席上菜一般至少108种(南菜54道和北菜54道)，分三天吃完。满汉全席菜式有咸有甜，有荤有素，山珍海味无所不包。

清代乾隆年间扬州官员盐商接驾，曾在天宁寺上卖买街举办过“满汉全席”盛宴。据李斗所著《扬州画舫录》中记载：“上卖买街前后寺观皆为大厨房，以务六司百官食次。”书中还为我们留下全席的一份食单，这是关于满汉全席的最早记载。从此食单来看，满汉全席以东北、山东、北京、江浙菜为主。世俗所谓“满汉全席”的珍品，其大部分是黑龙江地区特产(或出产)：如籽鲫、鱼唇、鲑鱼子、猴头蘑、熊掌、哈什蟆、鹿尾(筋、脯、鞭等)、豹胎以及其他珍奇原料等。后来闽粤等地的菜肴也依次出现在巨型宴席之上。南菜54道；30道江浙菜，12道闽菜，12道广东菜。北菜54道；12道满族菜，12道北京菜，30道山东菜。

全人宴有何规矩呢？满汉全席，分为六宴。入席前，先上二对香，茶水和手碟；台面上有四鲜果、四干果、四看果和四蜜饯；入席后先上冷盘然后热炒菜、大菜，甜菜依次上桌。满汉全席合用全套粉彩万寿餐具，配以银器，富贵华丽，用餐环境高雅庄重，银罗帐琼浆，加之席间专请名师演奏古乐《春江花月夜》伴宴，沿典雅遗风，礼仪之严谨庄重，自不待说。全席食毕，可使您领略中华烹饪文化之博大精深，尽享万物之灵之至尊！